



**【自然札记】**

## 蝉生悟『蝉经』

□高祥

每年夏天，山东的知了猴都会掀起一波网络热潮。全国网民热情围观山东人摸“猴”、吃“猴”，山东人也大方晒出集体捉“猴”的名场面——一只小小的知了猴，年年惹来新话题。

知了猴是蝉的若虫。蝉种类繁多，遭人捕捉、食用的知了猴，主要是黑蚱蝉。蜕变之前，它披着一身棕黄铠甲，体表光泽鲜亮，色泽如金，因此，它又被称作金蝉。

看网友戏称吃知了猴如吃“唐僧肉”，想知了猴一生修行羽化成蝉，我猜测，吴承恩著《西游记》，在构思唐僧十世轮回的设定时，或许研究过知了猴的虫生历程。仔细想想，知了猴的修行路，可比唐僧取经难得多。

还在卵中的时候，它就离开母体，作为蝉卵暂存于树枝里，任凭风吹雨打。这个时候，它还是凡胎肉身呢，爹娘就都逝去了。没爹疼没娘护，任凭蚋、蜂蛾之类上门“打针”，沦为这些寄生虫的宿主和食物。

侥幸没被寄生虫选中，它才得以孵化，变成蝉蚁，搭乘树枝做的“木板”，顺风漂流。但它却未必是天命之人，没有那么巧漂到金山寺。有的飘到石头缝里，有的跌在泥水坑中，有的甩到干地面上，就此失去了继续修行的机会。

即使恰好落在合适的土地里，还要全凭运气，避开蚂蚁、蟾蜍和鸟类等天敌。“世界给了我白色的身体，我却用它丈量黑暗”，蝉蚁一头扎进地下，四处漫游摸索，就像一片小舢舨在大海中无助地沉浮，直到抱住一根树根，才终于系缆靠岸。然后，以根为缘，与根相守，参悟树木的秘密，开启混沌中的漫长修行。

连续几年，它在黑暗的“五行山”底持心自守，潜心修炼。它深居地下，久处暗室，兀兀穷年，闭关苦修，直到多次脱胎换骨，蜕去白色旧衣，才最终修成大罗金身。算一算，天底下还有什么虫子像知了猴一样，能一口气蛰伏多年，绝光脱尘，隐世避居，深藏不露呢？

如果说，它在地下历经九世轮回，锤炼法身，那么披着一身金甲爬出地面，则是要证得报身。直到这个时候，摆在知了猴面前的九九八十一劫，才真正开始计数。

知了猴出土前喜欢早早挖好洞，洞口留一层薄土，当作黑暗世界和光明世界之间的两界山。它蛰伏在洞里，耐心等待出世的时机。不幸的是，“猴”在洞中坐，祸从天上来，铲子铁锹镢头锄头腾空而降，搬走两界山，挖破金猴洞——知了猴还没适应乍现的光明，就被劈头掳走了。

没被捉走的知了猴，傍晚时分，悄悄在“山门”上开一个小孔，坐井观天，等待出洞的信号。丝毫没意识到，捉猴人的火眼金睛早已识破伪装，树枝草棒手指轮番上阵，一通生拉硬扯，轻而易举就将知了猴请出洞外。

躲过了这两劫后，知了猴方才踏上取经路。只不过山川易渡，“关牒”难求，前方的各种艰难险阻早已严阵以待。先不说蛇

鼠蛤蟆、青蛙蜥蜴、猫狗鸡鸭、刺猬狐狸和各种鸟儿，这些惦记着吃“唐僧肉”以求“长生不老”的家伙，单说两只脚的“妖怪”，就有神鬼莫测的法宝和数不清的“捉猴”大法。

有寅将军树上缠胶，布下迷阵陷阱，守株待兔；有红孩儿、牛魔王和铁扇公主，一家三口，分工合作，围追堵截；有金角大王、银角大王头戴照明灯，手拿葫芦净瓶，兄弟齐心，前后夹击；有黄风怪、黄袍怪、犀牛精、青牛精镇守山林，立关设卡，请君入瓮；有玉兔精、蝎子精、蜘蛛精持手电筒，梳草筢地，一个不留；有狮王、象王和大鹏同心结伙，法力无边，树上树下一网打尽……

更令人可怕的是，他们有耐心，有执念，激情高涨，乐此不疲。有的傍晚开捉，直到夜深仍不停手；有的凌晨出动，专门盯防后半场；有的集体行动，草丛树底不留死角；有的往来反复，多人多次拉网合围……

取经路上，到处都是“捉猴”狂欢！对知了猴来说，要想冲破这重重难关，逃出生天，一路上的风险，实在比唐僧去灵山的路上多多了。

唐僧西天取经，还有白龙马当坐骑，孙悟空做护法，八戒挑担，沙僧牵马，一路降妖伏魔，煞是威风。唐僧被抓了，徒弟们还可以到南海请观音，上天庭找玉帝，去灵山求如来，遍访仙佛，最后总是有惊无险，成功脱困。而知了猴则是孤军奋战。它一路上既没有徒弟伴护，又没有神佛可求，只能赤手空拳，以身犯险。被抓之时，既无逼婚之忧，又无援兵来救，毫无主角光环；被抓之后，则进瓶、进桶、进冰箱、进油锅，很快呜呼哀哉，投进了五脏庙……

所以，爬上高树的知了猴，成功蜕变、羽化成蝉后，该有多少心事想要诉说啊！历经十世轮回、八十一劫，它最终转回金蝉子，会有多少禅思禅悟要去阐发？它临风成佛，抛掉旧皮囊，披上新“袈裟”；它御风而行，穿林逐光，居高临下，谈禅论道。白昼黑夜，山林城乡，处处回荡着它的蝉声蝉唱。

即使再有长杆粘翅、丝网罩身，或者篝火照前、螳螂断后，“得道成仙”的金蝉又如何在意呢？它泰然自若，谈笑风生，“独怡而长吟”，尽情诵唱独属于自己的声音。

这蝉声里，蕴有唐僧的坚守执着，藏着悟空的机智勇敢，含着八戒的率直快意，又有沙僧的稳重踏实，还有白龙马的任劳任怨。

原来知了猴的一生，就是一部如假包换的《西游记》！只不过唐僧师徒是一路降妖伏魔，求取真经，而知了猴则一生在明心见性，以身为经，自悟禅机……

行云流水，清风明月，天地万物都在聆听金蝉的禅音禅理。这些蝉经是大自然的乐章，无论是“以身饲虎”入五脏庙，还是羽化登仙居树梢头，都是生命轮回的壮美诗篇。

身处九渊之下心居光明之中，虽涉千难万险而初心不易；生生不息，不弃不止；“天地与我并生，万物与我为一”——这些，或许正是金蝉在用生命吟唱的真谛？

□赵阿芳

日头毒辣辣地烤着，知了在树荫里扯着嗓子嘶鸣。路旁曼陀罗的白花却顶着热浪，开得正旺。堂哥来电话催我回去摘无花果。

老家院里的果子已经熟透了吧？要是母亲在，早就一遍遍念叨着让我回去了。

回村，车子沿着熟悉的小路慢行，最终停下。远远望去，老家的门楼掩在一片青纱帐里，显得格外孤单。偌大的门前空地，如今已被邻居们种满了玉米、大豆，绿油油一片。绿意越浓，老屋就越发显得破败。车窗里看得分明：大门上挂着把锈迹斑斑的铁锁，木门被风雨啃噬得斑驳。门缝里，能瞥见院中草木疯长，一棵无花果树在荒芜里兀自枝繁叶茂。

门口井边，八十多岁的子文爷爷正佝偻着身子提水抗旱。瘦骨嶙峋的上身，提着半桶水，摇摇晃晃。我赶忙上前接过。老人浑浊的眼望向我，喃喃着，像说给我听，又像自语：“你妈要在，我就不遭这罪喽。你妈啊，是真好的人呐……”

那些年，老家后院有块小菜园，为浇水方便，我们打了井，装了潜水泵。电源一合，省时省力。子文爷爷的菜园和我们只一墙之隔，倔强的老人日日来老井挑水浇灌。

不知哪天起，母亲让我买根长软管，从墙头扔过去，给爷爷的园子顺便也浇上水。她当时的话，我至今记得清楚：“老爷爷八十多了，挑水不易，咱顺手的事。你们呢，隔三差五请他过来帮点小忙，理理菜园子啥的。不然，他那要强的性子，白受咱的好，心里不踏实呢。”

直到去年搬家，我想把故居钥匙留给老人，方便他用水，他却死活不肯：“不行不行！无功不受禄！你们搬走了，菜园不种了，我也帮不上啥忙了，无功不受禄！”

直到那一刻，我才真正嚼透了当年母亲话里的深意——她的善良，是裹着体贴的糖衣，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别人的尊严，暖了人心，又不留痕迹。

“芳子？”一个沙哑又熟悉的声音冷不丁在背后响起。我一惊，回头，竟是西邻刚妈！不知何时站在了身后，脸上竟堆着笑，招呼我去她家坐坐。

这太阳打西边出来的热乎劲儿，让我心里直犯嘀咕。

她是我们四十多年的老邻居，打我记事起，她就活脱脱是村里的“活阎王”，男女老少没她不敢打的，公婆都被她打得头破血流。全村人见她都绕着走，生怕沾上火星子。

这么多年，父母竟能和她相处无事，也是奇事一桩。她家杂物垃圾常年堆到我家门口，占了好大一块地。村里人都看不过眼，母亲倒是很淡然：“忍字头上一把刀，省多少麻烦啊。”

我们两家就这么“和平”着，直到晚年父母随我搬去烟台定居。

可半年后，等我们再回老家时，我肺都要气炸：我家门口西边堆满了她家的破烂，连东边空地，也被她圈起来种上了庄稼蔬菜！

我撸起袖子就要找她理论，被母亲拉住：“咱也不回来住，空着也是空着。她家院子小，东西让她堆吧。门口荒着白瞎，让她种点东西，收成好歹是点进项，毕竟是邻居。”

那时只觉得母亲懦弱得不可理喻，善良用错了地方。

**【步履寻章】**

## 夏日回响



牢骚归牢骚，母亲的话还是要听的。这口气，被我生生咽了下去。

她粗糙的手此刻在空中比划着，说起我小时候：“小黄毛丫头，丑着呢！可你妈会打扮，给你拾掇得花骨朵似的，打小就像城里娃！”话锋一转，语气竟带着唏嘘，“你妈是好人呐，天底下顶好的脾气！欺负她的人，那是伤天理！我骂遍全村、打遍全村，看谁都不顺眼，可对你妈，我愣是挑不出一点毛病！”

多年的疑惑，此刻豁然开朗。原来化解她戾气的，竟是母亲那春风化雨般的善良！让她不忍也不能，去伤害那份纯粹的温良。

这么多年，头一回这么近看她。头发花白，皱纹深得能夹住岁月。她絮絮叨叨，说那次母亲在院里劝我的话，她在墙角听得真真切切。“唉，那么好的人咋说走就走了呢……”她不住地叹息。

临走，她硬塞给我一包无花果：“知道你打小就爱吃这个！”

我不知道母亲的离世在她心里掀起了怎样的波澜。但此刻，这包沉甸甸的无花果，确实像一股清泉，流过心头坚冰的缝隙。原来，世上真没有化不开的冻土，只要包容足够暖，善意足够长。

母亲若在天有灵，看到这一幕，嘴角该漾起欣慰的笑吧。

这个滚烫的盛夏，竟因这意外之外的暖意，透进一丝清凉。

车子缓缓滑行，像怕惊扰了村庄。老屋的屋脊，父亲操劳半生的村委会院子，母亲浣衣的小河，童年撒欢的场院……一点一点，在视野里剥离、后退。那些过往，那些沉甸甸的记忆，就让它们安放在身后的时光里吧。

盛夏的绿意浓得化不开，深沉而磅礴。晚风拂过，我透过朦胧的泪眼望向远方，心底却异常笃定。因为，我的母亲，在她离开后的这个盛夏，用无声的语言教会了我最朴素的真理：无论世道如何，守住内心的善良与爱，就像守住一眼不枯的老井。你予世界以暖，世界终将回以光。这是生活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。